

清  
代  
留  
学  
运  
动  
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清代留学运动史

董守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清代留学运动史  
Qingdai Liu-xue Yundongshi  
董守义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

字数: 285,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1/4 插页: 5  
印数: 1—3,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袁间琨    责任校对: 陈文本  
上 申

封面设计: 贾维义

---

统一书号: 11090·146 定价: 2.15元

## 前　　言

我国留学运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教育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代留学运动又发生于古代与近代之交，因此，它更能显示出历史转变时期的时代特色。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虚心汲取异民族文化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殖民主义者、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才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鼓动了排外主义情绪。这绝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相反，先进的青年，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纷纷要求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清代留学运动史就是清代中国青年为了振兴中华，负笈外洋，艰苦求学的历史纪录。

什么是“留学”？这在今天是不会有疑义的。但在叙述留学史的时候，却应当事先规定它的界说。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寻求海外市场和财富的时候，就出现了中国人出洋学习的事了。这些莘莘学子，如果一直留在外国，我们是应当称之为“华侨”的；只有那些学得知识之后又回国贡献所学的人，我们才称之为“留学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学生是到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如西贡和香港等地求学的。那里的学校，从管理手段、课程设置到教学方式，都是和它们的宗主国教育一样的。因此，当时前往这些学校求学的人也是被视为“留学”的。为了体现历史感，本书也承认他们的“留学生”资格而加以叙述。

但是，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出现的“留学”字样，又不能一概视为留学。例如：

有一条史料说：“刘君萼簪，生于香江，留学沪上”。说的是由国内的甲地到乙地去求学，今天，我们就不能视为“留学”。

另一条史料说：清驻外公使鉴于某留学生因病误课，令其“留学一年”。这说的是再“留居”那里学习一年，也不是今天“留学”的含义。

《清史稿》一百零六卷中，记录道：“雍正六年，鄂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后络绎。至同治年间，琉球官生犹有至者。”这说的是外国“留学生”来中国接受教育，其含义稍为接近今天的“留学”这个概念。

读者将会发现，本书引用的许多资料多言“游学”，而不说“留学”，或很少说“留学”。这表明了留学运动发展的历史轨迹。

“游学”这一概念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交通不便，由甲地到乙地去求学就被看作了不得的大事。但由于百家争鸣，“游学”之风在学者之中大盛起来。清代把留学外洋视作非常之举，于是，沿用了“游学”这个词来表述“留学外国”一事。清末，大规模留日运动兴起以后，私人记述中逐渐使用了日本人的用法，称为“留学”。到民国初年，中国政府才正式把出国学习的学生改称“留学生”。

本书写作的宗旨在于为当代派遣留学生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清代留学运动进行初步探讨。因此，对于一般留学史中涉及的纯粹经费数字，着装式样或管理机构的具体人员，留学考核的实际过程等，均力避

繁瑣考据；而对于足以说明留学运动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各类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形、留学运动与清代各阶段历史状况的关系、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以及经验教训等，则阐述不惮其详。

本书力图按照雅俗共赏的要求进行写作。所以，书中间或引用了私家笔记和个人回忆录，借以反映当时的社会观念，时代气氛和历史环境；但是，在史实的阐述上，仍以官方文件档案为主，务去虚语，言必有据，以期维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书中所有的年代，月日，都查对了历表，改用公历，除个别需要外，一般不再标示旧历，只在注中保留旧历，以备查考换算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疏忽。

本书若干部分的史实和观点曾在杂志报刊上发表过，例如，关于第二章的第一部分的基本内容，曾以《试论我国第一次赴美留学》为题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以《我国第一次赴美留学活动若干问题史事考》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二期；以《中国首次留美学生絮谈》为题发表于《知识》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该文由《中国青年报》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以《最早到大洋彼岸留学的人》为题予以转载。关于第二章的第二部分，曾发表过《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一文（见《辽宁日报》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关于第三章，曾发表过《清末大规模留日运动发展原因新探》（见《中日关系史研究》第一辑），《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高峰》（见《辽宁日报》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教授，辽宁大学陈崇桥、李荣华、孙克复、关捷、张玉田五位副教授和李季若老师的多方面指导和关心，同时得到史学界其他同志的支

持并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致谢忱。

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仍会不少。不过，在国内有关留学史专著尚属罕见的情况下，本人愿抛砖引玉，敬请批评指正，并盼有更多的优秀的留学史著作问世。

著者

一九八四年一月

# 目 录

## 前 言

<b>第一章 走向世界之前</b>	.....	(1)
一 早期中外交流的涓涓细流	.....	(1)
(一) 在意大利的“中华书院”	.....	(1)
(二) 在法兰西的中国留学生	.....	(8)
二 从海禁初开到自发留学	.....	(14)
(一)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的教育条款	.....	(14)
(二) 第一批西式学校——教会“义塾”	.....	(17)
(三) 春潮暗涨——自发留学的产生	.....	(22)
1 教会资助留学	.....	(22)
2 非教会资助留学	.....	(27)
(四) 早期自发留学生的地位	.....	(36)
三 在“师夷之长技”的口号下	.....	(42)
(一) 三十年徘徊：西学传播概况	.....	(42)
(二) 一朝突破：同文馆之争述略	.....	(52)
四 走向世界的前奏曲	.....	(61)
(一) 斌椿一行的观感	.....	(61)
(二) “蒲安臣使团”的收获	.....	(68)
<b>第二章 初沐美雨欧风</b>	.....	(78)

一 奔向美洲的幼童留学	(78)
(一) 留学设想的产生	(78)
(二) 创议与筹备	(81)
(三) “饱受自由空气”	(93)
(四) 半途而废	(97)
二 奔向欧洲的军事留学	(104)
(一) “海防运动”与福州船政学堂	(104)
1 “海防运动”	(104)
2 福州船政学堂	(107)
(二) 最早的陆军留欧学生	(112)
(三) 海军留学生	(116)
1 试行留学	(116)
2 正式派遣	(118)
甲 第一届海军留学生	(119)
乙 第二届海军留学生	(127)
丙 第三届海军留学生	(129)
丁 第四届海军留学生	(133)
3. 紧张而艰辛的留学生活	(134)
(四) 使馆留学生	(146)
三 初期留学欧美与中国近代化	(147)
(一) 留学与近代海军	(147)
(二) 留学与近代造船工业	(166)
(三) 冲突、挑战和维新	(177)
<b>第三章 留学大千世界</b>	(189)
一 以日本为中心的全面留学	(189)
(一) 留日先声	(189)

(二) 新世纪的先锋	(194)
(三) 政策：中国，日本	(202)
(四) 种类繁多的留学科目	(209)
1 政法科留学	(209)
2 师范科留学	(210)
3 军事科留学	(211)
4 科技科留学	(214)
(五) 成分复杂的留学生队伍	(216)
1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留学生	(217)
2 王公贵族留学生	(221)
3 官绅留学生与考察生	(222)
4 女留学生	(224)
5 宗教界留学生	(227)
(六) 岁月峥嵘的留学生活	(228)
1 自治——清国留学生会馆	(228)
2 生活——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233)
3 学习——移植先进文化的历程	(238)
二 留学生运动与留学政策的转变	(246)
(一) 从爱国到革命	(246)
1 反封建意识潜滋暗长	(247)
2 风雷激荡的1903年	(251)
3 1905年的抗日风暴	(258)
——反取缔规则事件	
(二) 政策的急转弯	(264)
(三) 继续关心祖国的命运	(267)
三 欧美留学运动再度兴起	(270)
(一) 转向欧美	(270)

(二) 潜心向学	(276)
<b>四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b>	<b>(282)</b>
(一) 留学生与辛亥革命	(282)
1 立宪派留学生	(282)
2 革命派留学生	(287)
(二) 留学运动与近代文化思想	(303)
1 文化影响	(303)
2 思想影响	(314)
<b>第四章 结束语</b>	<b>(322)</b>
一、留学运动的分期及特点	(323)
二、一系列有迹可寻的规律	(326)
三、留学运动的历史作用	(330)
四、留学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332)
<b>附录一：清代留学运动史年表</b>	<b>(338)</b>
<b>附录二：本书参考文献举要</b>	<b>(377)</b>

# 第一章 走向世界之前

## 一、早期中外交流的涓涓细流

### (一) 在意大利的“中华书院”

公元1724年，是中国的清王朝雍正二年。意大利西海岸风景如画的那不勒斯城内，一所新的神学院创立了，该院取名为“中华书院”，首批学生共五人。从此，在教堂林立的古建筑群中，在波光粼粼的那不勒斯湾畔，常常可以看见这些人的身影。他们皮肤微黄，头发乌黑，鼻直口方，身材适中，在白色人种的海洋里，分外惹人注目。这是欧洲第一次出现的中国留学生，即首批天主教神学留学生。

根据传闻的史料推测，天主教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进入中国。而大量实物史料则证明，天主教在唐朝初期确已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唐高宗李治曾容许景教传播，敕令诸州，各建教堂，遂至“法流十道，寺满百城”<sup>①</sup>；唐武宗李炎时，据说教徒已达二千多人。后因会昌五年（845年）“毁佛”，各处教堂即被打毁，教徒随之风流云散。天主教终于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元朝时期，天主教曾与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有了个别往来。迨至明、清之际，天主教重新以可观的规模

<sup>①</sup>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4页，见〔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以下简作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流入中国。有人说，明朝末年宫内信教者达到五百四十人之多<sup>①</sup>；另据天主教方面的文件记载，明末天主教徒已达十五、六万人，分布于明朝十五省中的十三个省内<sup>②</sup>；西方传教士更宣称，至1700年，中国教徒已达三十万人。<sup>③</sup>

天主教为何能在明、清之际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其间原故，下列两则史料可以透露一二：

当明末年，圣教已广行十三省（当时全国止十五省是，惟云贵州未传到）教友约十五、六万。而江南一省，不下十万有余，得奉教者，三分之二。盖有徐光启提倡于先，其子徐骥继续于后，士民观感兴起，所以奉教者，独以江南为多。据精确之统计，全体教友中，有大吏十四员，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监生以数百计。<sup>④</sup>

康熙皇帝，对于教士，礼待有加；对于圣教亦甚尊敬。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康熙十四年），帝二次临幸天主堂，命侍卫大臣赵昌等在堂叩拜天主，回朝后御题“万有真原”及“敬天”二字之匾额，均命悬挂，又命摹书分送各省天主堂一体敬挂。且标明“敬天”即“敬天主”，免人误会。<sup>⑤</sup>

至于明、清两朝统治者为什么都曾优容和提倡天主教？回答是：天主教传播了科学！有人统计说，明末清初二百年间，西方传教士的著作有中文译著可考者，达三百七十种左右，具

①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观》，第202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②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21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③赖德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

④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21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⑤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33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有科学价值的占一百二十种。<sup>①</sup> 科学为天主教的传播打开了局面，这是连教中人也不回避的事实。他们说：

利玛窦学问优长，于各种科学无不精通；且道貌德容，迥超凡俗。名公巨卿皆乐与之游，士大夫中得闻其道，毅然奉教者，亦大不乏人；若监察御史冯应京，太仆寺卿李之藻、相国徐光启、京兆尹杨廷筠诸公是也。<sup>②</sup>

不只是相国、太仆寺卿等官僚，连康熙皇帝本人也是一个“科学迷”。他从二十岁起至三十岁止，十年之中，孜孜不倦地学习天文、地理、测算等西学，由著名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和闵明我等人“轮流进讲，殆无虚日”，这些人也就乘机向他讲了一些天主教的教义。<sup>③</sup>

可见，天主教带来的科学吸引了中国上层统治者；统治者的优容又成了天主教广泛传播的条件。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长久。康熙末年，天主教内部发生了所谓的“礼仪”之争。其中，一派主张中国教徒可以继续遵行中国风俗习惯，另一派主张禁止中国教徒继续遵守中国风俗习惯。最后，经罗马教廷裁决，教皇支持了后者的主张。1704年和1715年，罗马教皇两次出示“禁约”，规定中国教徒：

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天地万物之主……；

<sup>①</sup>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1254页。

<sup>②</sup> 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18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sup>③</sup> 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第34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五辑。

不许入孔子庙行礼……；  
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sup>①</sup>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皇的第一个特使来华，向康熙皇帝出示了这份“禁约”教谕，明确要求他同意禁阻中国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康熙皇帝极为震怒，当即在该教谕后批示道：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sup>②</sup>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罗马教皇的第二个特使又来到中国，康熙皇帝先后十一次召见了他，但是，当他再次把教皇的“禁约”提出来时，康熙皇帝仍然不能容忍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气愤地说：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sup>③</sup>使者自讨没趣，于翌年三月，悄然西归。

罗马教皇的“禁约”与康熙皇帝的“教禁”的争执焦点在于：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还能不能按照本国的风俗习惯祭祀祖先和孔子。这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罗马教廷企图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教徒脱离本国“礼教”的做法，康熙皇帝进行

<sup>①</sup>这是第一次“禁约”的内容，第二次“禁约”与此相似。见沈编丛刊续刊第七辑。

<sup>②</sup>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见沈编丛刊续刊第七辑，第70页。

<sup>③</sup>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38页，见沈编丛刊第六十四辑。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期，经康熙皇帝亲自允许，中国第一批天主教神学留学生出国留学了。史称：

康熙年间，义（意）国教士马国贤以善绘油画驰名，居中国京都十有三年，供奉内廷，赐大段（缎）、马匹等物，并发给路引，许携带华生五名，航海西归。雍正二年抵拿波里城，捐资购造中华书院。……<sup>①</sup>

拿波里城即今那不勒斯城，雍正二年是公元1724年。当年，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苏伊士地峡尚未开凿运河，机器轮船也没有出现。从中国到欧洲的旅程，少则需时八、九个月，多则一年有余。既然他们是康熙末年“航海西归”的，那么，他们的出发时间就很可能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了。这样算来，首尾相衡，刚好一年有余。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中国第一批神学留学生是于1722年末出国，1724年初抵达意大利的。

史料证明，康熙皇帝及其后代君主们在实行“教禁”的同时，对于那些能遵守中国法令和习俗的西方传教士不但依旧信任，而且让他们各献所长，并且“特许”他们携带中国学生前往其国留学。

中国留学生就学于中华书院。书院的创办者是意大利传教士，汉名马国贤。从上引史料中我们可知，他以擅长西洋油画而驰名，在康熙皇帝的宫廷里供奉了十三年，颇受宠幸，广有

<sup>①</sup>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89页。

积蓄，当他回国之际，又蒙恩受赐官用大缎和良马宝驹。他究竟带去了多少中国财物，史无记载，不便忖测。但书院的创建费用大抵是他在我国所积存的，计三万法郎（约合中国白银五千余两）。这个书院的常年经费有两个来源：其一，由中国各省天主教主教向中国教徒捐集，“招致资送”；其二，罗马教皇以下各级意大利神职人员也常“捐输”。两个来源中以第一个来源为主，即以敛自中国之款为主要的来源。

中华书院的培养对象，最初只有五名中国学生，后来“定例”，中国学生为二十二名；另收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学生共十二名。

中华书院的办学方向，是为天主教向东方扩张培养神职人员。

中华书院的课程，以天主教神学为主课，兼涉“格致量算”等天文、物理知识。

中华书院的修业年限并无严格规定，学生一般都要经过十几个寒暑才能学成归国。

关于中国神学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的一般情况，由于目前材料缺如，我们很难完整地描述。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典型人物的简单经历，略窥一斑。

郭栋臣，湖北省潜江县人。约于同治初年出国，由外国传教士输送到中华书院，在那里留学十二年。其后，他回国从事传教活动，历时又十三年。最后，他被教会选调到意大利，主持中华书院，担任“学长”，即校长兼教务长。从他的简单经历，我们可以推测：他的留学成绩必是优异的，神学知识必是渊博的，堪为“师表”。至于衣着打扮，据亲眼见到他的公使薛福成说，他已经从服装到发型完全西洋教士化了。他的思想意识又如何呢？下面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